

877b/oclc

11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讀史通考卷十

定國敘述

天下口為君難為臣不易此語一將言官公卿

清道日道不遠長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

故孟子他日曰為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

後於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難其難則臣難

其難若夫 夫則難矣君難於得人而臣已

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難者夫由命武官之

難以夫命武官之

難以夫命武官之

續藏書卷十

史閣叙述

夫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得君故孟子他日曰爲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於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旁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慎若我中山徐武寧然唯務委曲順以求合吾識主之初心則難者不難不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爲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書

氏

經義書 卷一
比也。我國家不設丞相，蓋實慮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
誅夷，善長亦歿，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股肱，相持
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文皇帝復設內閣，而解大紳
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卽先後閣臣
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爲
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歿才若解大紳，亦歿，然則吾夫子
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語，遂成真難，而真不易邪？蠱之上九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
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
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寬裕以成之，致蠱奚

疑哉？若我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
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
若蕭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蓋觀蠱上九
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
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焉用譽以巽
入之，故夫子又於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
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
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
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
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

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蠱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况勤於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唯我后

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尾虎尾者，必使不至於啞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啞者。或者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歿何辭也。縉於高皇，僅免一啞。至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之事，泰陵李文正之當，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

大紳還是
識字之人

而不能致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爲可惜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爲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況於事君之道，而又況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歲萬曆辛丑，李贄書于燕山馬誠所讀易精舍。

史閣款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場，是以余爲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清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敘述專以爲臣不易一語，更端言之極盡。余因戲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怠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今何爲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

往直前者則指爲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膽者則指爲
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
作曰我爲上上人說法不爲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
患得失之人賢者恥之豈吾所說邪我爲世間賢人多是
如此必欲進之於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
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於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
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斯世誰不願爲文王孔子大聖
人者予聞之赧然愧遂卽梓行以布告天下賢士大夫仁
人君子使知其爲臣之不易蓋如此云

時夏至後十日楹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續藏書卷十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設內閣之始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
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
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
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
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
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歿縉言善長出萬
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

此效語可是不識字

人說得由否

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為言願戒來者縉又為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為詹徽所嫉又為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論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為翰林侍詔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

蓋心于古入至言

以廷臣兼東宮官

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為中書舍人

高祖之慮遠矣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集一時

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今求此政
蹟亦罕矣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錙銖置奸以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
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
布於朝冥蹈瞽趨驟歷清華椎埋嚚悍闖茸下愚者朝捐刀鐻暮
擁冠裳左棄筐箠右縮符章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
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恂有德古者鄉隣善
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
家神恠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
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

冥蹈瞽趨
酷盡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
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
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亦嫌惡言
意長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
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
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
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
簿書之才駟僮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

陳瑛好惡
頗端處何
在

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

宕豐贍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歿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歿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

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

負盟之人
如何要它
作傳

爲濃雲所掩。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懽甚，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瑣綴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

此一子即
可貸縉

令覘胡見胡如廁回，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上諭縉曰：皇考訓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

立高岡者
無處平地
者亦少只
一味行險
虎倖

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
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
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
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
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
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
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
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
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
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

日夜窺伺間隙諧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
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
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
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
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
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
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
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縣筭瑣探云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准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榻上問卿持所書來否准卽出書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准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

匠籍錄

食給筆劄於是卽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准忌胡廣解縉再觀省愆錄乃知准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旣雉懼廣亦噓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幄淮之蒙詬其可知也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卽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

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

上幸太學，御藝倫堂，賜

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

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

國初試官
有眼力

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願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成祖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

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俟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

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

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

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

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

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

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

曰徐奇首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

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

得此周旋
遂成故套

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
日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卽
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
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可勿易士奇奏
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
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
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
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
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

不唯見輔
導周密正
是時君父
之言蓋固
初東宮宜
之朕職如
此

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
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
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
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
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
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
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上問禮部翰林諸
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

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下善處之使

穎有聖斷
而士奇不
免模稜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

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

內以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適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

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

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

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

列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卽遣鴻臚寺寺丞周

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

寒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
今廷臣未見其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
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
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
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
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
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
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
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
與寒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

寫着

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
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
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
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
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
寒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
答明日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
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
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
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
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
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
部尚書李晟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
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
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
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
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
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

可笑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
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
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
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
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午刻上御思善門召
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
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
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
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
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

君父同臣
下矛盾

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勅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

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迂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

快心之論

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黷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

諸人可鄙

以璽書開
諭則播聞
者達老臣
之用心也

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
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
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
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
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
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上以
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
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
期予於治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

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
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
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
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
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
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上問楊
榮榮亦力贊。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
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
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

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
可否乃復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
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
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
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
得一壘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復召士奇諭曰吾待
趙叔不矢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

又索一壘
書然趙賴
以全

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大
臣皆言此黎利之譎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
弱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
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
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
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
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旣夕上微行至士奇家士奇扣

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贓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廟卽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

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狗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

必行進坐
則保奉之
法可久

續藏書 卷一
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
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
麓川變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
中楊寧參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
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
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
士奇疏乞致仕 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
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啟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旣乖
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
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

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
取

三朝聖諭錄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士

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

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士奇曰 太皇

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

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迕意方議事時 先帝

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 太皇太后

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

文貞政事
材也

野記云、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尚有
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
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
年以亂實、后頷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歎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
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
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
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

文貞保奉

亦未尺得

人

皆人啓事、悉登臺閣、

縣笥瑣探云、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
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
博士、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
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

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

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

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國初諸司皂隸、主駟從而

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

當時賢者
豈止賦詩
等流

真、大、臣、第、一、〇、義

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斲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轍。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成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頌繫，逾旬乃釋。

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達、廉東楊，曰：當時亦唯

貪濁起於
視朝

亦貴周旋
內閣不知
邊將可乎

方賓有貪名。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為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卽位，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慎獄，作養生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大都事君
善周旋人

過者觀其
自如何如
如果文貞
激烈則真
盛德也倘
持已容容
未有不落
御原稟官
者

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李贄曰：可知。昭聖臨朝，裕陵幼冲，既委仗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為公病。當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逆子也。時有李賢、王翱、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

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
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
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
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
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
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
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

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
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
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
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
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謝上加
慰資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
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
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
旣襄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

長孫賜勅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巳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旨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

馬壬戌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識乎三月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

實難

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 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
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
味甚甘 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
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
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 上駐蹕河上親選
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
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卽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
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
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 駕南旋 上
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

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
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
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
帝實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
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
塔力厄將爲邊患 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
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
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 駕幸
北京賜 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

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年巳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

古君臣有
此相知否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乃詔諸司即日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酒杯，古

呂震如狼
虎

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歿。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採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太同議約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旣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一

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訃、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卽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

子少傳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
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
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
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
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
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
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
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
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

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
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賚曩者哀
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
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
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
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訃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
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
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做樂止行五拜禮三
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
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

親征是我
朝家法

理五月朔勅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 仁
宗升遐時 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 皇太后懿
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
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勅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
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
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
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撼城中

漢王遂開門出降 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
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
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
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
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
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
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
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
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騮
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

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
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
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
虜衆將入寇且道監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
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
酒及鈔四年巳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
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
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
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
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在人重罪不聽訴理

者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
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
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
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
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宣宗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以皇太后命召見榮
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
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箴及金織紵絲表裏三
月回京賜青紅氍毹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
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

殿宣宗親待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榮

講堯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

深等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為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匆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膚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為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費而遠患。

亦非端士之語

可憐

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即坎坷，或少年見滯，老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筋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諂、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園雜錄云、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晏、不遑

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卽位、楊

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

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馮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

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鑿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上召勿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園指示塞北山川謂勿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齧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濶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川

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勿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勿孜請班師上卽命草詔回鑿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

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邁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

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曾、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

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彙象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說以進。」宣

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卽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

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永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

後即銓
部亦倣
此畧選

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彌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圈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

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火。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避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張太皇太后

指裁。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歿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歿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爲言。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

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
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與
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
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
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
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
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
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
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

民間人稀地廣 宜囑英武獨斷乾綱自可守令久任不

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

憲廖謨杖歿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

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

宜對品調降府同知 太后聽之自是振日據拾內閣之

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

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以此振權益專遂

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遠有麓川之征遣將出

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

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

王振亦是
三楊釀成
其惡

文為振所
凌辱

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公為

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

見三楊所開繫非細

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叅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

遂亦男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官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

趙一榮龔遂榮皆奇士

獄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

宮為沂王而立懷獻為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

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

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

相擠五年敕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

不歿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

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

公曰貴胃與寒士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為之辭止奏斥林

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

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

只爭科場
一事豈不
以虜遺君
父

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
順間事者、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鄺埜又
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
建備禮、郊迎之、筵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
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
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
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

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宜廟思得良憲臣、擢瑄
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
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
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
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瑄對、召爲
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
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
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
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
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

何延得來
此僕

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歿，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為辯寃，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歿獄。瑄遂逮繫當歿。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

○皆○愧○此○僕○

賴有正人
公○卿○

一時公卿
乃尔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峻，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眾。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公○卿○比○皆○愧○此○寺○

太常岳文肅公

人品
非相
品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府灤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王端毅、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翺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

忠文能得士

問何處人，對曰：「灤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

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

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

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召亨張軌自外入，見之愕

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軌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

職，進官亦未為晚。」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

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眾者，獄具。僧坐反，太

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

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趨之時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
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
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
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
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於
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
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上言
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

幸樹須用
讀書人

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
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
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令歛戢
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
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辯而刑獄冤與征調多方
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
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
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
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

有司、鬪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潔、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整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灸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正直有餘
贊不足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蔡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
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
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埕
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
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
官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獨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
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
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
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
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戲

畫葡萄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
我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
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
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
而爲權奸所構又厄於冒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成
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
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
氣節震撼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化人旣
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

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備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

文義所
以有用

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扎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繫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歎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儁而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鐘馨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健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張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禿翁曰楊邃菴雖以葉文莊壙誌爲未詳以太白柳州

李文正

中立人

也成傳

于三十

年后亦

是矣

比擬爲非類以金縷在躬爲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壙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爲真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爲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

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廷試命工寫真以子辰日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慙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大士如呂生遺草萊中

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太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

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蹐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

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啟父寔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子憲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